

普通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精品规划教材

Public Opinion & Communication
舆论传播学教程

周宇豪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舆论传播学教程

主 编：周宇豪

副主编：詹绪武 窦小忱 冯春久 李沅倚

编 委：周宇豪 詹绪武 窦小忱 冯春久 黄艳梅

李沅倚 王鑫君 周松伟 王 芳 张晓琪

毛小飞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传播学教程/周宇豪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307-10216-3

I. 舆… II. 周… III. 舆论—传播学—教材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0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责任编辑: 胡欢芸

责任校对: 曹静

版式设计: 卢文迪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发行: **武汉格魯伯语言文化有限公司**

(430074 武昌光谷 国际企业中心宏宇楼 302 室, 电话: 027-87773552

电子邮件: books@globepress.cn)

印刷: 武汉梅苑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25 字数: 441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216-3 / G · 2626 定价: 38.00 元

策划: **武汉格魯伯语言文化有限公司** 网址: www.globepress.cn

内容简介

《舆论传播学教程》首先对舆论传播的概念及学科特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解释，接着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中外不同时期舆论传播的变迁，以利于读者较为宏观地认识舆论传播现象。在简要介绍了舆论传播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之后，对网络舆论传播、大众传媒与舆论传播、舆论传播与流言及危机传播、舆论传播与司法公正和政治文明以及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最后对当今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国家的舆论监督状况做了简单介绍。《舆论传播学教程》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新颖，结构完整，视角独到，适合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本科阶段教学使用，也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必备的专业参考读物。同时，对关注舆论传播话题的广大读者，也不无裨益。

前 言

作者在写完一本书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本书经过全体参与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付梓。

《舆论传播学教程》是一本以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为主、详细探讨舆论传播基本规律和实践的专业基础性教材。该教程突破传统教材中将舆论学与传播学进行割裂研究的模式，将二者置于舆论传播学基本理论框架之内，以最新理念研究舆论传播的演变、性质、形态和功能，对舆论传播形成的模式、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新媒体）与舆论传播以及舆论传播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危机传播、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等范畴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对当今世界具有代表性国家的舆论监督状况作了引介和分析。在写作过程中，参鉴了已出版的同类教材的优点，融汇和吸纳了 21 世纪国内外舆论传播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舆论传播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全书共 10 章，在阐述舆论传播学原理的基础上，从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系统论述舆论传播的概念。每章除了理论阐述，还结合当前新闻传播中的时事热点加入了具体案例，以方便教学之用。

本书由周宇豪策划并提出整体编写框架及写作大纲，并于成稿后承担了全书的审校工作，詹绪武、王鑫君、李沅倚做了相应的联络工作，李沅倚参与了书稿前期的部分校对工作。具体写作分工如下：周宇豪编写第 1 章；詹绪武编写第 2 章和第 10 章（第 1、2 节）；周宇豪、李沅倚编写第 3 章；冯春久、王芳编写第 4 章；冯春久、张晓琪编写第 5 章；冯春久、毛小飞编写第 6 章；周宇豪、王鑫君编写第 7 章；周宇豪、周松伟编写第 8 章；窦小忱编写第 9 章；黄艳梅编写第 10 章（第 3、4、5 节）。

学术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尽管成书过程艰辛，各方尽心尽力，但仍难免有错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周宇豪
2012 年 4 月

目 录

1 绪 论	1
1.1 舆论传播的产生与发展	1
1.1.1 舆论传播的概念	1
1.1.2 舆论传播的历史	2
1.1.3 舆论传播研究的意义	6
1.2 舆论传播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7
1.2.1 政治学	7
1.2.2 传播学	9
1.2.3 新闻学	9
1.2.4 社会学	10
1.3 中国的舆论传播研究	11
2 舆论传播学内涵与研究对象	15
2.1 舆论与舆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15
2.1.1 舆论的定义和特征	15
2.1.2 舆论观念与舆论学的发展	20
2.1.3 舆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	29
2.2 舆论形成与舆论类型	30
2.2.1 舆论形成的因素及过程	30
2.2.2 舆论形成的模式	34
2.3 舆论形态与传播手段	39
2.3.1 舆论的基本形态	39
2.3.2 舆论的畸变态	42
2.3.3 舆论的传播手段	43
3 媒介与舆论传播	46
3.1 大众媒介与舆论传播	46

3.1.1	大众媒介的社会化发展	46
3.1.2	大众媒介在舆论形成和传播中的作用	48
3.1.3	媒介舆论传播的特征	55
3.2	媒介与舆论引导	57
3.2.1	舆论与宣传	57
3.2.2	舆论引导	60
3.2.3	大众媒介与社会舆论引导	63
3.3	舆论与新闻传播	65
3.3.1	新闻与舆论	65
3.3.2	新闻传播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	68
3.3.3	新闻舆论传播中应注意的问题	70
4	网络舆论传播	73
4.1	网络舆论的传播特征	73
4.1.1	网络传播的特征	73
4.1.2	网络舆论的形成	74
4.1.3	网络舆论的传播特征	76
4.2	网络舆论传播模型及因素	79
4.2.1	网络舆论传播模型	79
4.2.2	网络舆论传播因素	82
4.2.3	网络舆论传播的失范和调控	86
4.3	网络舆论引导	88
4.3.1	网络舆论引导的特征	88
4.3.2	互联网与手机媒体的舆论引导	90
4.3.3	网络舆论引导与公共关系	96
5	舆论与危机传播	101
5.1	危机传播的特征	101
5.1.1	危机传播的概念	101
5.1.2	危机传播的方式	102
5.1.3	危机传播的模式	103
5.2	舆论引导与危机传播	105
5.2.1	舆论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	105
5.2.2	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	107

5.2.3	危机公关中的媒体议程及舆论引导	110
5.3	危机传播的预警机制	115
5.3.1	危机预警的定义	115
5.3.2	危机传播预警机制的建立及完善	117
5.3.3	网络危机预警的优势及方式	118
6	舆情预测和监控	123
6.1	舆情预测和社会调查	123
6.1.1	舆情预测	123
6.1.2	民意调查	126
6.1.3	社会调查在舆情预测中的应用	129
6.2	舆情预测和深度分析	132
6.2.1	舆情分析的环节和方法	132
6.2.2	舆情分析的要点	136
6.2.3	舆情分析的要求	139
6.3	网络舆情信息监控	141
6.3.1	网络舆情	141
6.3.2	网络舆情监测的必要性和意义	146
6.3.3	网络舆情监控的方法	147
7	舆论传播与流言	151
7.1	流言的生成与传播	151
7.1.1	流言的定义	151
7.1.2	流言的孕育和滋生	154
7.1.3	流言传播的条件和过程	157
7.2	舆论传播中的流言特征	160
7.2.1	新闻和流言的关系	160
7.2.2	流言的特征	162
7.2.3	网络流言及其传播特征	164
7.3	流言的危害与防范	166
7.3.1	流言的危害	166
7.3.2	遏制流言的困境	169
7.3.3	防范流言传播的策略	169
8	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	174

8.1 舆论监督的地位作用和原则	174
8.1.1 舆论监督的定义	174
8.1.2 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	175
8.1.3 舆论监督的本质和原则	178
8.2 舆论监督的对象、机制与定位	180
8.2.1 舆论监督的对象与机制	180
8.2.2 舆论监督的定位	181
8.2.3 舆论监督的权利及必要性	183
8.3 舆论监督与加强法制建设	187
8.3.1 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的关系	187
8.3.2 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权限	188
8.3.3 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和谐与平衡	189
9 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	195
9.1 舆论监督与政治民主	195
9.1.1 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	195
9.1.2 舆论监督与民主政治发展	197
9.1.3 舆论监督与信息公开及权力制约	198
9.2 舆论监督与公民社会的构建	199
9.2.1 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199
9.2.2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	201
9.2.3 舆论监督与隐私权	203
9.3 舆论监督与反腐败	206
9.3.1 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206
9.3.2 舆论监督与公民反腐败行动	210
9.3.3 舆论监督与行政和司法问责	213
10 国外新闻舆论监督概况	216
10.1 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	217
10.1.1 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	217
10.1.2 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的历史	221
10.1.3 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	222
10.2 英国的新闻舆论监督	225
10.2.1 英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	225

10.2.2 英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的历史	229
10.2.3 英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	231
10.3 德国的新闻舆论监督	232
10.3.1 德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	233
10.3.2 德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的历史	235
10.3.3 德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	237
10.4 俄罗斯的新闻舆论监督	240
10.4.1 俄罗斯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	240
10.4.2 俄罗斯的新闻舆论监督历史	245
10.4.3 俄罗斯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	247
10.5 印度的新闻舆论监督	251
10.5.1 印度的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	252
10.5.2 印度的新闻舆论监督历史	255
10.5.3 印度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	258
参考文献	261

1 绪 论

【本章重点】

什么是舆论传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舆论传播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舆论传播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是理解舆论传播概念的基础；研究舆论传播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章还着重介绍了中国舆论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成果，期望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1.1 舆论传播的产生与发展

1.1.1 舆论传播的概念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有一种无形的神奇力量协调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力量不是法律，但比法律古老，它是法律诞生之前人类唯一仲裁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即使在法律诞生之后，它依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控制手段。卢梭把这种力量称为“在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三种法律之外的第四种法律”，是“国家真正的宪法”^①

这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舆论。人类的舆论传播行为早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社会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其他管理机构，人类的社会分工和共同劳动需要共同意见来协调，舆论也就应运而生。可以说，原始先民漫不经心中形成的一致意向就是最初的舆论。

舆论的核心是公众大体一致的社会态度，而公众是一个开放的、边界没有精确划定的未组织群体。公众中的个体关于某人、某事、某问题的社会态度，有的可能已经存在，有的则朦胧不清，有的则对于某人、某事、某问题的信息一点也不知道，当然就根本说不上持有什么态度。公众的社会态度趋向一致，是因为彼此经过了意见的交换、争论和选择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沟通过程，贯穿着无数的各种方向的传播行为。传播手段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是舆论形成的过程。从舆论形成后社会控制层面看，也时时伴随着传播行为。舆论主体提出的某种批评或诉求，人们是否接受都需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才能获取有关信息。不论是舆论的酝酿、形成，还是舆论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信息传播，信息传播贯穿了舆论从生成到消失的全过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舆论一旦形成便处在流动过程中，而舆论的流动走向、壮大消失、起伏涨落，都与传播活动存在着密切关系。传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前者为自然传播，后者为社会传播。至于什么是社会传播，国内外学者有着多种解释。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三种：第一种是从语源学角度来解释，认为传播是信息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M]（英汉对照典藏版）. 方华文主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79.



的共享；第二种强调传播是对人施加某种有意图的影响；第三种则把任何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影响或反应都看作是传播。^①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含义。

所谓舆论传播，就是指与舆论活动相联系的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具有社会传播的共性，是群体和团体、社会组织以某种特定认识、态度和情感为信息对受体进行传递，借以达到其预期目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舆论主体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大多是为了向别人施加影响而陈述事物，不同于某些无明确意图的社会传播现象；第二，舆论主体与传播主体同为一体，舆论的营造者和发起者也同时是舆论的传播者；第三，舆论传播的功能不似一般社会传播功能那样广泛，社会传播涵盖了社会中的一切传播现象，传播通常具有劝服、告知、教育、娱乐四种社会功能，而我们这里所谈的舆论传播，其主要功能在于影响他人的态度、思想和言行。

1.1.2 舆论传播的历史

舆论是社会交往、信息互动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和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信息传播。当今社会是电子数字信息时代，舆论的覆盖面和威力是以往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不可比拟的，因此人们随时随地都处在舆论的包围中，被舆论调节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历史角度看，舆论传播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密不可分。

1.1.2.1 古代社会的舆论传播

舆论传播在原始社会就已萌生，尽管舆论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但人类起初对它的认识是朦胧的、直觉性的。远古时代的社会意识，也可以说是原始人类合群性的呼叫，集中表现为顽强寻求人的意志如何符合天意——这个天意，主要是指被神化了的超自然的力量，因为有时也揭示顺应自然规律的理念。《尚书》中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②18世纪以前西方各国流行“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说法，都是这种朦胧认识的反映。

原始人处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结群而居，结群而劳。因此，他们十分看重彼此之间的联系。最初建立这种联系的信息沟通手段是十分简陋的，只是相互发出一些模仿动物以及大自然的种种声响的呼叫并伴以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当这种传播方式奏效时，其他人就会做出反应——他们或是取得一致的意愿，“一唱一和”，或是“激烈争论”，以求达到多数人的一致。可以说，这是以寻食、求生存为主要内容的舆论传播的最初形态。

语言媒介是原始先民使用的最直接的舆论媒介，也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语言的发明促使最早的口传舆论出现，鲁迅说：“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③这就是说，劳动促使了语言的产生。有了语言，人类互相表达意见就方便多了，于是出现了调节原始人类生活的口传舆论，如坚持报仇雪恨的舆论，赞颂英雄人物和英勇行为的舆论，抨击危害集体利益恶行的舆论等，在各个古老民

^① 参见[美]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W·坦卡特，《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M]。陈韵昭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6-7。

^② 转引自柴华，《尚书》（上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60。

^③ 鲁迅，《门外文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3。

族的传说中都有所反映。

当实物传播和图像传播出现以后，舆论传播开始进入了远距离传播时代。原始人想到了使用烽火、狼烟和原始旗语传递关于聚散或趋避的信号，而发送这些信息的人，一般都是部落首领或是众人信得过的德高望重者。这本身，既是舆论的产物，又是新的舆论传播的延续。实物传播，具有可保存性和相对准确性。比如用石块、绳结等记录信息，传递信息。图像传播据说也可以追溯到两万至三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那时就已经在洞穴的四壁以及工具和装饰物上描绘某些实物的画像。考古学家在法国南部、撒哈拉沙漠深处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居住地区，先后发现了这些十分美丽的图像。这些图像有用作巫术的，也有作为图腾的，不管怎样，我们祖先用它来表达、传播某种意图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原始舆论传播的特征首先是其习俗性，这里的习俗就是舆论，习俗传播就是舆论传播；其次是公开性，公共利益是公开性的基础。每逢有重大事情，部落首领就要召集全部落的成员商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氏族成员“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而酋长之所以对这种形式感到很满意，“一则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再则是为了维持他们自身的威信”。^①三是封闭性，由于氏族社会各部落之间很少有联系，生活资料匮乏，生存竞争加剧，很多部落是相互对立的，因此部落间少有共同的崇拜和庇护，这就是部落舆论千差万别的原因，从而其封闭性也由此产生。四是无序性，氏族部落的生活是没有规律的，习惯又常常随着生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加之信息量少而片面，必然造成原始舆论传播的杂乱无章。

当人类出现了阶级与国家以后，人群分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再没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二者的舆论成了对立的社会意识。当时的人们对舆论传播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知道舆论的产生是由于“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②，是民众的心愿在语言上的表达，是根本堵不住、压不了的。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对舆论传播的认识，但舆论是如何通过传播过程而形成的，当时的人们基本是茫然无知的。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十分注意将代表自己特权利益的法规书写在各种能够长期存留的坚固物体上，比如泥块、石块上的文献资料，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和评价，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交往范围逐渐扩大，远距离舆论传播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完善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就已经建成了一条长2500公里的干线公路。古罗马帝国从公元前312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到600年后古罗马帝国覆灭，这一带仅主要公路干线就达8000公里^③。这一切都为奴隶社会的舆论传播提供了相当发达的硬件条件。

秦代人们对舆论传播的认识又进了一步，认识到舆论的形成与流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各种政治学说有关，与这些知识和学说的传播有关，甚至与参与这些学说和思想传播的知识分子有关。于是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以期根绝不利于秦王朝统治的舆论。李斯可称得上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鼻祖，后来的统治者都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严密管制书刊的印刷流传，都比秦始皇更狡猾更残酷。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钳制舆论的手法都差不多，其策略核心是杜绝社会上一切有组织的横向人际信息传播，这一点是李斯发明的。

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使信息传播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造纸术从中国逐渐传到欧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至此，文字、笔墨和纸三者结合，揭开了人类文明史新的一页。但在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46。

^② 《史记·本纪》（周本纪），《召公谏厉王止谤》。

^③ 参见张学洪，《舆论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56。



封建社会，纸张的恩惠只限于封建特权阶层，文具只是替政权服务的工具，因此以纸张为载体的舆论传播，主要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舆论的传播。接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开辟了信息传播的新时代，从中国的毕昇发明印刷术开始，印刷术经各国实践不断改进，以西欧为中心的活字印刷术，带来了传播的划时代扩张和交流，这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

当封建社会还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封建帝王和统治阶级对于社会舆论涌动的平和还是能够接受的，他们甚至能够容忍民众有限的牢骚。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大量书籍流入社会，广泛、迅速地传播着社会各类新的信息和长期被统治阶级垄断的知识，甚至还有大量的政治性小册子和不定期的单页报纸，推动了当时不断涌起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印刷品满足了人们对于政治和舆论的要求，成了人们的启蒙读物，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和专制主义者始料不及的，媒介革命、舆论传播的发展为专制主义敲起了丧钟，预示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

1.1.2.2 近代社会的舆论传播

印刷术的发展带动了造纸业、机械业、交通运输业和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这些行业反过来又刺激了印刷业的更大发展，为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活动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信息载体主要是报刊和书籍，尤其是报刊成了人们在大范围内交流的主要工具，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促进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等运动的发生。报刊直接刺激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与想象能力，广泛记录并传播了人类文明。

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英尼斯认为，印刷传播自15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摧毁了口头传播的传统，用空间的组织形态取代了西方社会时间的组织形态，把权威的所在从教会移向国家，并鼓励了民族主义的泛滥猖獗。他还认为印刷术自取代了口头传播之后，便把权力从那些能够记住过去的历史和《圣经》的人们手中转移到了那些了解不同行事之道的人们手中。英尼斯在这里提到了如下的一些概念和论断：交流活动的私有化、价值观念的相对性、权威转移、民族主义泛滥、权力转移和大社会集团的互相冲突。这些见解，实际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全面抗争，而这场抗争的前导，就是舆论的抗争。人类开始自觉地将舆论作为斗争武器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

18世纪，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由于反对封建王权的需要，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舆论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学说。当然，其中大量的研究围绕舆论的本质所作的哲学思辨和政治学探讨，也有不少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研究。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1793年发表的《政治正义论》是近代研究舆论生成过程的最早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关于舆论传播的三点重要见解：第一，个别意见要通过传播为公众所接受成为舆论，这种意见所表达的必须是真理，必须真诚公正；第二，形成健康舆论的重要社会传播环境是“自由的社会交往”。他认为只有自由而坦诚地交换意见，才能保证舆论立场的公正；第三，为了发展舆论，必须建立政治社团对民众进行引导。代表新兴生产关系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提出了平等、博爱的主张，反对等级特权和君主专制，倡导人民主权的思想。崭新的印刷术和随之出现的新闻事业为这种思想的传播创造了现实可能性。但是人民大众反对专制制度的舆论虽然在当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抹去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时期的欧洲舆论的本质就是把一切变成商品，并自由地拿到市场上出售，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剥削机会均等，诸如此类。

到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诞生以后，人们开始了对集体行为和社会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艾斯艾尔·德·塔尔德在 19 世纪末写的两本书《社会心理学研究》及《舆论和公众》，对舆论传播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社会不过是各个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集体或个人之间“包含着可以由一个意识向另一个意识传递和传授的那些要素”，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真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形成思潮或群众性的冲动，形成传统或民族习俗”。^①他还探讨了公众和舆论的形成过程，认为公众的真正历史是从报纸问世开始的，报纸促进了交往手段的完善，同时也促进了个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导致各种类型公众的出现。公众在交往中通过个人交谈的方式加强思想意见的一致，报纸则把这些一致的意识无限扩大化，从而形成了某种集体精神，即舆论。

1.1.2.3 现代社会的舆论传播

现代社会是生产力高速发展，舆论迅速传播的时代。都市化使舆论信息量大增，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全世界出现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人口的高度集中，加之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发明，人们的活动半径无限扩大。政治、文化、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舆论的内容。这一时期舆论传播的快捷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电子传播技术使信息能够按秒来传播。同时，舆论的寿命急剧缩短，恩格斯在针对时代的快节奏时说：“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够轻易地完成。”^②舆论的瞬态，造成了舆论传播的瞬态，人们对舆论的选择性加强，显得“苛刻”与“无情”。如今的舆论传播形态多样化，人们在舆论洪流中显得不知所措了。

现代的舆论传播研究进一步深化。20 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新闻事业的发展和专业民意调查机构的出现，人们对舆论现场的认识日益完善。1922 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舆论》一书出版，标志着舆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跻身于社会科学之林。这本书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成果，总结了舆论法则支配新闻报道的大量实际经验，就舆论的本质、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功能、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舆论与新闻报道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行了洋洋洒洒的多角度论述，为后人研究舆论现象初步规划了学说范畴。尽管他是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书中充满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和资产阶级的偏见，但还是揭示了舆论现象的某些规律，特别对舆论传播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理论。

20 世纪 40 年代传播学诞生，舆论传播从此有可能被放在人类此前一切有关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考察。由于传播效果研究始终是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舆论是传播效果的一种重要表现，因此很自然地，传播学一切关于社会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以及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无疑为人们认识舆论传播规律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广阔的空间和探知奥秘的钥匙。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主持的第一项传播学研究即是以 1940 年美国选举为背景的有关竞选活动的信息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他根据调查结果写成研究报告《人民的选择》，提出了传播中“两级传播”的新理论和“意见领袖”这个新概念，为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另一位奠基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政治性传播的学者，他提出了 5W 传播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的？产生了什么效果？），成为传播过程研究的传统模式，为舆论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① 秦志希.《舆论学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8.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也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心理动力学和群体动力学理论，揭示了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和行为倾向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概念。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威尔伯·施拉姆，他是传播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著有《传播学概论》一书，是第一位将传播学理论系统化的美国传播学家，他所创立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无疑是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参照框架。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意识现象，因为一切关于舆论的研究，都不能科学地说明舆论的本质，当然也就不可能深刻揭示舆论传播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舆论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它也只能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舆论的一切内容与过程都不得最终取决于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已经为现代心理学微观研究所证实。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科学地分析和解释种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以及种种由现存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们的认知和情感如何制约着社会舆论的生成与传播。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因此他们对报纸与舆论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认为报纸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工具”，“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些都深刻揭示了报纸传播舆论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许多政论中都讨论过舆论现象，但多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揭示舆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功能，关于舆论传播的具体阐述不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分吸收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系统科学的成果，全面地研究舆论传播的规律，是当代人的任务，也是本书的初衷。

1.1.3 舆论传播研究的意义

舆论传播活动决定并展现了舆论的生命过程。舆论的生命过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有舆论自身的素质和社会价值等内在因素，也有社会条件下传播工作活动方面的重要原因。从舆论生命过程与传播的关系来看，舆论的生命过程一刻也离不开传播活动，可以说舆论的生命就在于传播。舆论也只有进入了传播的领域，通过某种方式传播，才意味着舆论有了生命。

传播过程是实现舆论作用的过程，人们运用舆论或接受与抑制某种舆论，都是因为舆论能够发挥某种社会作用，而舆论作用的发挥则依赖于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传播活动为人们提供感知舆论的途径，且舆论的影响面取决于传播范围。无数事实证明，舆论一经传播，必有其共鸣者、拥戴者，同时也会有反对者和中立者，这种情况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舆论的反响和作用。而舆论引起反响的大小和范围是随着传播范围的广狭而定的，二者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传播范围意味着受众数量的多寡，传播范围越广，影响面越广。

舆论作用的维系也有赖于传播活动的持续。舆论的影响作用有的深刻长远，有的短暂浅显。持续传播是舆论作用维系和延续的重要条件。有些舆论历时多年还在持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这些舆论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延续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是历代舆论传播中永恒的命题，这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等工具的代代传播的结果。

舆论与传播的密切联系赋予舆论传播研究重要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舆论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研究舆论传播学可以丰富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充实传播学关于传播功能、传播过程、传播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渠道分析、受传者分析与效

果分析等方面的理论内涵。舆论传播学既是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舆论形成和功能实现的客观规律,同时又以对舆论传播规律认识的具体性、独特性为传播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二,研究舆论传播学可以深化舆论学研究,使正在发展的中国舆论学理论体系更加成熟完备。过去的舆论学研究多是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或新闻学的不同学科角度对舆论现象进行考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舆论传播学在前人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舆论传播规律进行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勾画出舆论形成和功能实现的社会机制、心理机制和规律机制,有利于舆论学理论的发展。第三,研究舆论传播学有利于我国新闻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新闻媒介是舆论机关,自然地承担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职能,这是由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但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专著在新闻媒介如何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研究中并没有作出科学系统的论述,舆论传播学的研究将填补我国新闻学理论相关方面的空白,为新闻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

研究舆论传播学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使国家领导机关和各级党政组织自觉地掌握舆论传播规律,科学地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我们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舆论传播学综合吸收各学科成果,整合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一套系统的舆论传播理论,有力地克服了舆论工作中的盲目性和被动状态,使我们充分掌握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二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舆论传播学所揭示的“舆论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意见交换、争论和选择过程”,“舆论是公众社会态度的集合,具有自主性、不可强制等特征”等舆论传播规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选择畅达民意的渠道和形式都是有重要理论作用的^①。三是可以为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公共关系工作的核心是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形成有利于组织的公众舆论,促进组织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可以说,舆论传播学是公共关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要做到公共关系活动卓有成效就不能不重视舆论传播规律。四是可以为新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说过报纸是舆论的纸币,阐明了新闻媒介作为舆论工具的特性。在实践中,新闻媒介的舆论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那么现行的新闻传播模式有什么缺陷?这就需要从舆论传播规律中寻找答案。五是可以为完善文化政策、改进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舆论传播学揭示传播系统即是社会传播系统,舆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整个社会传播作用的结果。要想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建立有效的调控机制,即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工作体制,促使社会传播的有序化、协调化、可控化发展。而这些都是需要舆论传播学的理论成果来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

1.2 舆论传播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舆论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它的理论枝根深扎于邻近学科的沃土之中,梳理舆论传播学与其相关邻近学科的区别与联系,既可以探明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历史源流,又可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成果来深化舆论传播的研究。

1.2.1 政治学

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舆论传播的史前阶段主要根源依附于政治学。中外传统的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政治的视野中进行的。

^① 张学洪,《舆论传播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5-26.